

五位首席展望2022年中国经济：

应对“三重压力”有招 经济增长动力足

回顾2021年,我国经济稳中持续向好,但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展望2022年,中国经济如何化解压力,保持增长动力?《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五位首席经济学家(分析师)认为,通过稳预期、扩内需、保供给“三重努力”来应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攻击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疫情对海外供应链抑制作用大概率逐步减弱,叠加今年高基数因素,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预计将有所回落;中央经济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定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共同协调,对国内宏观流动性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构成一定支撑。

■本报记者 朱宝琛 孟珂

回顾即将过去的2021年,我国经济保持稳定恢复,实体经济继续加强,积极变化逐步增多。但当前全球疫情蔓延反复,给本就复杂的全球局势再添变数,国内供给和需求仍面临较多制约。

展望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或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该如何应对?外贸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有哪些?对此,12月26日,《证券日报》记者分别采访了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中信证券首席FICC分析师明明、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华兴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庞溟和中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五位首席经济学家(分析师)普遍认为,2021年中国经济交出高质量发展答卷,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仍有足够动力。

“三重努力”应对“三重压力”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对此,邓海清认为,在需求收缩方面,我国出口订单优势减弱,基建投资增速低迷,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消费恢复较慢;在供给冲击方面,疫情演变对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造成冲击,拉闸限电等干扰了企业生产经营秩序,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对上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造成冲击;在预期转弱方面,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预期转弱,市场主体扩大再生产和招工意愿下降。

谈及应对举措,庞溟认为可以通过稳预期、扩内需、保供给“三重努力”来解决。稳预期方面,要依靠微观主体和市场主体的稳定和发展,继续坚持在“多予、少取”两方面下功夫;落实好支持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助企纾困政策,通过分类指导、精准服务,从体制、机制、法制等各方面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措施,通过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来增强企业自身的发展活力。

扩内需方面,要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特别是对财政支出的强度、进度、效率以及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支持力度要予以充分保证,通过减税降费、惠企纾困、适度超前支持关键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和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力度和效能予以充分保证。

保供给方面,要先立后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供给约束堵点、痛点、难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扎实解决供给端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阻碍。要保障能源、电力和初级产品供给,同时推进生产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升级、数字化改造以及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和消费领域的全民节约意识以及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董忠云表示,应对这一局面,一方面,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力争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面,通过逆周期政策发力,利用宏观调控来修补短板,通过实现更加顺畅的内循环来增强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抗压性。

对于需求收缩压力,明明则认为应紧抓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一是扩大消费。今年出台的

一些共同富裕相关政策,长期来看有利于平衡收入分配,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和消费能力,但短期来看有一定的“收缩效应”。因此2022年或将有更多促进消费的产业政策和具备“扩张效应”的政策出台。二是扩大投资。预算内投资和基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最有力的抓手,明年上半年发力的确定性比较高。此外,还可以通过税收、信贷等优惠措施鼓励绿色产业、新兴产业、高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加大投资。

邓海清认为,着力扩大内需,财政支出要进一步发力,靠前,基建投资要发挥托底作用;积极鼓励消费,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消费对进出口下行。

关于供给冲击,明明称,“今年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明年要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积极发展煤炭清洁利用,不搞‘运动式’减碳。”

对此,邓海清建议,正确认识和把握“双碳”政策,稳中求进、先立后破,避免拉闸限电等运动式、一刀切式的治理方式,防止政策冒进和层层加码,不要把“双碳”等同于“双控”,把“碳达峰”搞成“碳冲锋”。

至于预期转弱,明明认为,要扭转预期,首先应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在一些国民经济比较重要的领域适当放松一些约束;其次,若要让市场主体的预期反弹,一方面需要实体经济感受到需求回暖,另一方面需要经济数据予以确认,故而政策发力应当“靠前”。

如何看待2022年的外贸形势?其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明明表示,目前出口企业订单充足,短期内外贸依然旺盛,2022年上半年外贸保持高增长的概率较大,但下半年出口增速或将有所回落。原因在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逐渐减弱,供给瓶颈将随之逐渐缓解。同时,海外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陆续退潮,海外需求难以长期保持高位。

邓海清认为,2022年随着发达国家疫情管控放松,会带来供应链和航空物流效率恢复,中国2020年以来的出口高景气将会遭遇挑战。但海外供应链的恢复不会立竿见影,2022年出口断崖式回落的可能性小。

“2022年海外主要央行或将逐步收紧货币政策,从而导致全球需求疲软。”陈雳表示。

“2021年强劲的出口是支撑经济的重要因素。”董忠云认为,考虑到疫情对海外供应链的抑制大概率会呈现逐步减弱趋势,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可能趋于回落。同时,叠加今年出口较高基数,明年出口同比增速预计将有所回落。

庞溟预计,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虽然有可能在高基数效应下放缓,但整体依然将保持较快增长和较好的贸易结构;进口贸易在2022年将保持增长态势,总体贸易顺差有望减小。

“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过程中,中国外贸产品的竞争力和科技含量将不断提升,境外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认可度继续提高,中国产业链的韧性得到充分验证。”庞溟表示,预计2022年我国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能继续实现增长,高水平、高质量、高科技产品以及服务

贸易的进出口有望加速增长。经过国际国内相关方共同努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庞溟表示,随着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多轮稳外贸促外贸政策举措有效落地,预计我国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布局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贸易、国内区域布局、贸易方式、民营企业进出口提速等方面的优化势头在2022年有望延续。

同时,陈雳表示,自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卡脖子领域”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庞溟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换发展动力,依靠更高层次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和更加融合、高效的创新,提高

经济效率、竞争力、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健全机制体制、推进制度改革和治理改革,继续增强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董忠云表示,明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在于推动内需的发力。一方面是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明年稳增长政策组合预计将以财政政策加力提速为主,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为辅,同时配合产业政策的引导。新一轮减税降费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财政发力的两大方向,前者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后者预计将不局限在传统的“铁公机”,新基建有望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明年一季度有望是相关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适度宽货币、政府发债提速、基建投资支出加速、新一轮减税降费、新一轮消费下乡等。

“另一方面是原有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年大概率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出现方向转向。但在具体的调控政策上,各地依然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空间,预计明年金融领域有望增加对房地产领域合理的投资开发和购房需求的融资支持,对宽信用和稳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董忠云表示。

陈雳认为,中央经济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定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共同协调,对国内宏观流动性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构成一定支撑。

同时,陈雳表示,自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卡脖子领域”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庞溟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换发展动力,依靠更高层次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和更加融合、高效的创新,提高

经济效率、竞争力、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健全机制体制、推进制度改革和治理改革,继续增强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董忠云表示,明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在于推动内需的发力。一方面是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明年稳增长政策组合预计将以财政政策加力提速为主,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为辅,同时配合产业政策的引导。新一轮减税降费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财政发力的两大方向,前者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后者预计将不局限在传统的“铁公机”,新基建有望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明年一季度有望是相关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适度宽货币、政府发债提速、基建投资支出加速、新一轮减税降费、新一轮消费下乡等。

“另一方面是原有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年大概率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出现方向转向。但在具体的调控政策上,各地依然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空间,预计明年金融领域有望增加对房地产领域合理的投资开发和购房需求的融资支持,对宽信用和稳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董忠云表示。

陈雳认为,中央经济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定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共同协调,对国内宏观流动性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构成一定支撑。

同时,陈雳表示,自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卡脖子领域”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庞溟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换发展动力,依靠更高层次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和更加融合、高效的创新,提高

经济效率、竞争力、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健全机制体制、推进制度改革和治理改革,继续增强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董忠云表示,明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在于推动内需的发力。一方面是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明年稳增长政策组合预计将以财政政策加力提速为主,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为辅,同时配合产业政策的引导。新一轮减税降费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财政发力的两大方向,前者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后者预计将不局限在传统的“铁公机”,新基建有望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明年一季度有望是相关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适度宽货币、政府发债提速、基建投资支出加速、新一轮减税降费、新一轮消费下乡等。

“另一方面是原有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年大概率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出现方向转向。但在具体的调控政策上,各地依然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空间,预计明年金融领域有望增加对房地产领域合理的投资开发和购房需求的融资支持,对宽信用和稳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董忠云表示。

陈雳认为,中央经济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定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共同协调,对国内宏观流动性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构成一定支撑。

同时,陈雳表示,自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卡脖子领域”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庞溟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换发展动力,依靠更高层次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和更加融合、高效的创新,提高

经济效率、竞争力、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健全机制体制、推进制度改革和治理改革,继续增强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董忠云表示,明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在于推动内需的发力。一方面是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明年稳增长政策组合预计将以财政政策加力提速为主,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为辅,同时配合产业政策的引导。新一轮减税降费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财政发力的两大方向,前者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后者预计将不局限在传统的“铁公机”,新基建有望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明年一季度有望是相关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适度宽货币、政府发债提速、基建投资支出加速、新一轮减税降费、新一轮消费下乡等。

“另一方面是原有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年大概率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出现方向转向。但在具体的调控政策上,各地依然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空间,预计明年金融领域有望增加对房地产领域合理的投资开发和购房需求的融资支持,对宽信用和稳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董忠云表示。

陈雳认为,中央经济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定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共同协调,对国内宏观流动性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构成一定支撑。

同时,陈雳表示,自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卡脖子领域”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庞溟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换发展动力,依靠更高层次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和更加融合、高效的创新,提高

经济效率、竞争力、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健全机制体制、推进制度改革和治理改革,继续增强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董忠云表示,明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在于推动内需的发力。一方面是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明年稳增长政策组合预计将以财政政策加力提速为主,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为辅,同时配合产业政策的引导。新一轮减税降费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财政发力的两大方向,前者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后者预计将不局限在传统的“铁公机”,新基建有望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明年一季度有望是相关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适度宽货币、政府发债提速、基建投资支出加速、新一轮减税降费、新一轮消费下乡等。

“另一方面是原有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年大概率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出现方向转向。但在具体的调控政策上,各地依然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空间,预计明年金融领域有望增加对房地产领域合理的投资开发和购房需求的融资支持,对宽信用和稳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董忠云表示。

经济效率、竞争力、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健全机制体制、推进制度改革和治理改革,继续增强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董忠云表示,明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在于推动内需的发力。一方面是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明年稳增长政策组合预计将以财政政策加力提速为主,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为辅,同时配合产业政策的引导。新一轮减税降费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财政发力的两大方向,前者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后者预计将不局限在传统的“铁公机”,新基建有望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明年一季度有望是相关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适度宽货币、政府发债提速、基建投资支出加速、新一轮减税降费、新一轮消费下乡等。

“另一方面是原有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年大概率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出现方向转向。但在具体的调控政策上,各地依然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空间,预计明年金融领域有望增加对房地产领域合理的投资开发和购房需求的融资支持,对宽信用和稳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董忠云表示。

陈雳认为,中央经济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定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共同协调,对国内宏观流动性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构成一定支撑。

同时,陈雳表示,自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卡脖子领域”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庞溟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换发展动力,依靠更高层次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和更加融合、高效的创新,提高

经济效率、竞争力、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健全机制体制、推进制度改革和治理改革,继续增强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董忠云表示,明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在于推动内需的发力。一方面是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明年稳增长政策组合预计将以财政政策加力提速为主,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为辅,同时配合产业政策的引导。新一轮减税降费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财政发力的两大方向,前者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后者预计将不局限在传统的“铁公机”,新基建有望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明年一季度有望是相关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适度宽货币、政府发债提速、基建投资支出加速、新一轮减税降费、新一轮消费下乡等。

“另一方面是原有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年大概率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出现方向转向。但在具体的调控政策上,各地依然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空间,预计明年金融领域有望增加对房地产领域合理的投资开发和购房需求的融资支持,对宽信用和稳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董忠云表示。

陈雳认为,中央经济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定下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主基调。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共同协调,对国内宏观流动性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构成一定支撑。

同时,陈雳表示,自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卡脖子领域”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庞溟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换发展动力,依靠更高层次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和更加融合、高效的创新,提高

经济效率、竞争力、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健全机制体制、推进制度改革和治理改革,继续增强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董忠云表示,明年经济稳增长的重点在于推动内需的发力。一方面是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明年稳增长政策组合预计将以财政政策加力提速为主,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为辅,同时配合产业政策的引导。新一轮减税降费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成为财政发力的两大方向,前者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后者预计将不局限在传统的“铁公机”,新基建有望成为重点投资领域。明年一季度有望是相关稳增长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适度宽货币、政府发债提速、基建投资支出加速、新一轮减税降费、新一轮消费下乡等。

“另一方面是原有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年大概率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不会出现方向转向。但在具体的调控政策上,各地依然具有一定灵活调整空间,预计明年金融领域有望增加对房地产领域合理的投资开发和购房需求的融资支持,对宽信用和稳增长提供一定的助力。”董忠云表示。

上市公司龙虎榜AB面 4家公司上榜超过50次 1501家公司上榜为“零”

■本报记者 桂小笋 王倩

如果将龙虎榜上的公司表现数字化,那么沪深两市A股公司表现可谓泾渭分明。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12月25日,有4家公司分别50次登上龙虎榜;而与之相对的是,有1501家公司在龙虎榜上“查无此人”。

对此,深圳丰元创瑞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游资追捧热点所致”。颐和银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杨勇认为,“现在市场两极分化比较严重,随着上市公司增加,分化可能会继续扩大。”

门庭若市与门可罗雀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12月25日,沪深A股4600家上市公司中,共有3099家登上龙虎榜,顺控发展上榜次数最多,高达64次;此外,有1501家公司未现身龙虎榜。

具体来看,年内登上龙虎榜超过50次的公司有4家,上榜40次至49次的公司有9家,上榜30次至39次的公司有19家,上榜20次至29次的公司有74家,上榜10次至19次的公司有291家,不足10次的公司有2702家。

这其中具有热门概念、次新股标签的企业是龙虎榜“常客”。王世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龙虎榜表现是游资追逐热点所致。机构常会考虑这些有异动的股票,不过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想要踩准游资的节拍并不容易。此外,今年次新股上榜次数也比较多,得益于大行情较好。

龙虎榜上表现分化现象实属正常。杨勇认为,“机构和游资很少选择市值较小、赛道冷门的公司,关注更多的是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具备较强成长性的赛道。未来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分化可能进一步扩大。”

市场关注新能源概念及次新股

据对上榜超30次的32家公司分析可知,有14家公司涉及“绿色电力”“新能源”等概念,市场人士认为,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无论是机构还是游资,均对新能源、减排排放等概念持续关注。以顺控发展为例,其年内64次登上龙虎榜。

除此之外,杭州热电、南网能源、豫能控股、鑫铂股份、长源电力、浙江新能、新天绿能、闽东电力、太阳能等,均因在太阳能、风能、氢能等新能源领域有布局,成为资本关注焦点。

除了热门赛道的企业,次新股在龙虎榜中也有亮眼表现。上述4600家公司中,次新股有488家,其中421家次新股均在年内登上龙虎榜。可见在注册制下,“炒新”仍旧是市场关注话题,而且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数据显示,上榜次数超过30次的32家公司中,13家为次新股。

其中,除了前述的顺控发展、杭州热电、南网能源、鑫铂股份、浙江新能、合兴股份等与“绿色电力”“新能源”“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概念密切相关外,其余的次新股,如传智教育、华亚智能、中晶科技等还与备受关注的教育概念、鸿蒙概念、半导体概念等题材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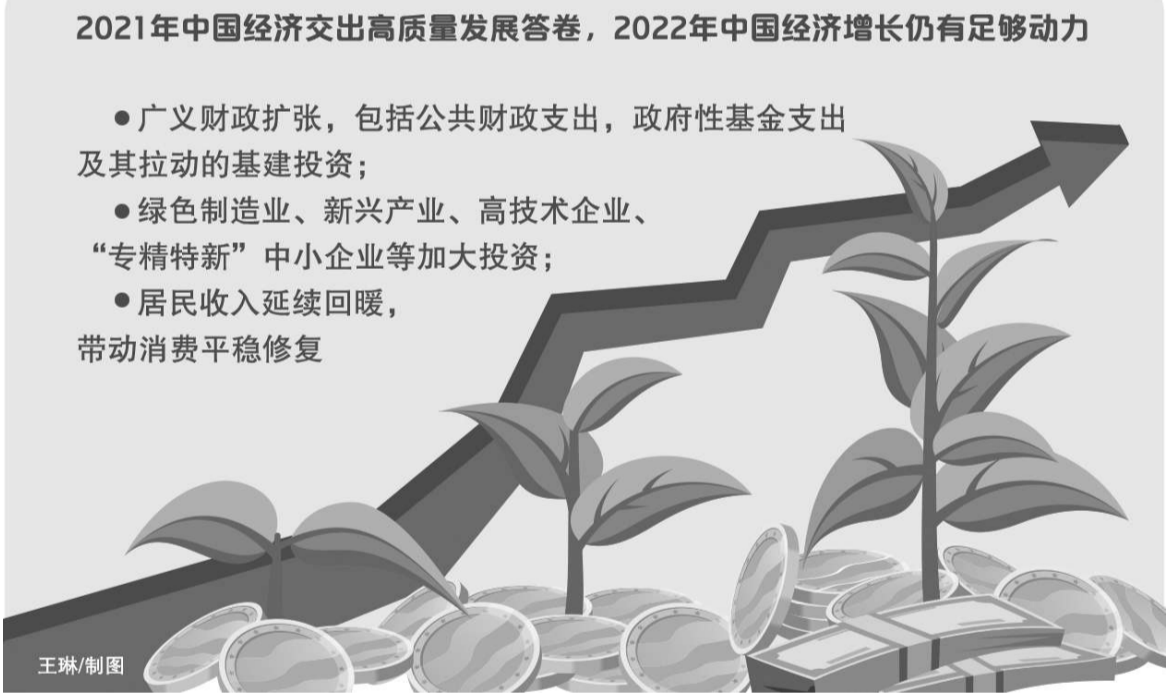
不愿具名的私募机构分析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次新股炒作是基于一家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定价尚未明确,需要被资金去定义。当然,次新股涨跌容易受资金驱动,个股波动较为剧烈,在一段时间持续上涨后通常会出现幅度较大的回落。“而次新股和低价股普遍总市值较低,不需要耗费多少资金就可以把股价拉起来,从而成为游资围猎的重点对象。”上述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

“次新股存在一定的投资价值,收益主要来自市场价格和公司实际价格的价值差,公司因为刚上市,在市场交易的时间比较短,同时市场对公司了解的还不是非常清楚,所以短期相对没有给出一个比较公允的价格,很多机构就借机进行炒作,因此股价波动性比较大。”杨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不过,从各种细枝末节中还可以看出,虽然次新股受到关注较多,但也有些细微变化需要投资者关注。“注册制对市场的改变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涨跌幅改变之后,次新股炒作也不再是高举高打,而是各种模式尝试,破发现象也在增加,而且无论科创板,还是创业板,资金都是在进行各种改变,次新股炒作越来越多样化。”上述分析人士表示。

想“吸晴”得先做好自己。虽然热门赛道、次新股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但是频繁异动的股价,也引发了监管部门的关注。12月份,深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一些加剧异常波动、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影响市场秩序的异常行为依规采取监管措施。

虽然如此,但对于乏人问津的企业而言,想要成为投资者心中的“主角”,仍然要多人手做好自己。在资本市场关注度较小的公司,要从多个领域着手改变目前的状况。“首先从自身出发,做好投资者关系和品牌管理工作,多和市场进行互动,比如,对中介机构和投资人进行推介和路演;其次就是做好主营业务,是金子总会发光,上市公司要靠业绩推动发展,吸引市场的关注。”杨勇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综合来看,这些公司要激活市场关注,最大难点在于公司本身的经营状况和所处行业是否对投资者有吸引力。



2022年,中国经济仍将“风景这边独好”

可以预期的是,在“稳”的带动下,中国经济仍将“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经济要实现“强起来”,离不开创新发展。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创新正点亮新征程。一些重大科技成就举世瞩目,一些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品快速增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12位,较2020年上升2位。同时,《报告》高度评价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的进步,并强调政府决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创新的重要性。展望2022年,创新还将继续发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并对创新做出部署: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结合;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形成扎实的科研作风;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创新仍将继续激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正如